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沉钟书系

结婚

—— 师陀 ——

华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任海灯 编选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沉钟书系

结婚

—— 师 陀 ——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师陀代表作:结婚/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沉钟书系)

ISBN 7-5080-1447-2

I. 师… II. 中… III. ①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②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6436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1/32 开本 12.75 印张 305 千字 4 插页

199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5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定价:15.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编委会

主 编 舒 乙

副 主 编 吴福辉 周 明 王智钧

执行编委 于润琦 么志龙 徐金廷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润琦 么志龙 王 信 王富仁

王智钧 田娟华 刘慧英 严家炎

吴福辉 李 今 周 明 林建初

钱理群 徐金廷 舒 乙 樊 骏



师陀



师陀作品书影

目 录

长篇小说

结婚	3
----------	---

短篇小说

谷	171
过岭记	198
人下人	210
毒咒	229
倦谈集	241
落日光	255
一片土	275
宝库	282
无言者	296
果园城	303

散文

这世界	317
劳生之舟	321
谷之夜	325
失乐园	330
山行杂记	334
行脚人	348
《无名氏》序言	355
《看人集》题记	360
铁匠	363
生命的灯	372
同窗	377
残烛	386
《马兰》小引	392
致“芦焚”先生们(附录)	396
师陀小传	400
师陀主要著作书目	402

长 篇 小 说

结 婚

上 卷

第一封信

我惟一的亲人佩芳，你们终于走了，留下我，回到乡下老家去了！上海依旧人山人海，龌龊，杂乱，骚扰，谣言，暗杀，掠夺，红尘万丈；可是一阵风，你们走了，我心里也给刮光了。试想你的去恶有多可怜，在几百万人口的上海，他举目无亲，像条断缆的船，载浮载沉，被卷来卷去。他冷了，饿了，病了，死了，谁关心他？谁想到他？你也许要说：

“你还有学生和同事，他们是经常跟你一起的。”

你说的不错，我的亲人，他们的确跟我经常相处。可是我在上一封信上不敢告诉你，我知道你到乡下去并不乐意，也是不得已，我怕你更为我担心。我们这是怎样相处的呀！先说同事，你自己明白，你父亲就是很好的例子。自从物价飞涨，生活就像套在他们脖子上的绳，逐渐天天收紧。你只看见他们的脸一天比一天瘦，一天

比一天灰，一天比一天脏，衣服一天比一天破。当你在学校或校外马路上碰见他们的时候，他们挟一大堆讲义，失魂丧魄，匆匆走来，忽然把你撞个踉跄，几乎把肋骨给你撞断。他们于是朝你瞪一眼，脸上毫无表情，冷冷的点个头，然后撒腿走去。你站住楞老半天，他们可始终头都不回，好像他们根本不认识你，好像你阻碍了他们的前程，抢了他们的饭碗，他们跟你有无限仇恨。

可是你不能怪他们，他们的心情的确很坏，事情的确太忙。为应付全家衣食，他们每礼拜至少得教三十个钟头，晚上还得上人家去教家馆。他们早上从家里出来赶不及吃早点，脸也来不及洗，便在马路上买个大饼，一面嚼，一面从这个学校赶到那个学校。中饭就吃点冷饭或面包。至于家里，谁去管他们家里呢？他们的好师母因营养不良病在床上，却没有钱买药；他们的孩子号哭着在地板上滚来滚去，却没有理人；房子里到处是破布，蚕豆皮，坏玩具，卖不能卖，当无可当，看上去整个像活地狱。他们活着毫无希望，根本没有时间让他们希望，他们满心所想的是领下薪水买米。那么，你又怎能责备他们，让他们想到别人，关心别人？

我们现在再说学生。毫不惭愧的告诉你，我恨他们。今天我就逮住一个大骂。这是个我学生中顶娇贵，顶有钱，顶会打扮，顶不用功的女孩子，我平常就讨厌她。她背后送我个浑名，叫我“剃头师傅”。起因是我上课迟点，我走进教室，她高声嚷着，“剃头师傅来了！剃头师傅来了！”我实在忍不住了，走上讲坛尽可能损她，只差一点没有把最难听的骂出来，直损的她哭到下课；也许下课还在那里哭，我可不知道了。我承认我太过火，可是佩芳，请你老实告诉我，你不久以前还亲眼看见的，我近来外表纵然寒酸，纵然比人家穷，而我究竟也是“人师”，我的人格难道就那样下贱吗？

你也许要奇怪，我怎么骤然变的这么厉害。我原是出名的和气人，喜欢孩子，喜欢学生，作事肯负责任，你父亲也夸奖我是好教

员，将来大有希望。这一切都不含糊。我脾气的确越来越坏。但你只要设身处地想想，就明白这变坏的原因。首先，我花费极大精力将材料预备起来，对学生讲王莽的改革与失败，或兰格斯王室与约克王室的阴谋，他们却在下面看张恨水的小说，再不然就丢纸团，约会晚上看狄安娜·奎萍。他们丝毫没有尊敬我的意思，丝毫不把我看成先生。接着其次，我连讲几个钟头，熬的头昏眼花，终于下课铃响了，大家抢着跑出大门，他们哗笑，喧嚷，扮鬼脸，一阵风跳上汽车包车，把我远远的丢在后面，谁也不理会我；我是他们的先生，累的像牛，却不得不一步一步走去。这使我想起他们是少爷小姐，世间贵人，我则是他们门口的要饭。我自惭形秽，想起我的衣服是补缀过的，裤脚是补而不能再补的，不由我不将两臂夹紧，尽量缩小自己，使人看不看见我的丑样；我的脚也忽然害羞，似乎觉得它没有踩马路的资格。它应该钻进顶脏的小胡同去，找个地缝躲起来。假使过这种日子的是你，就是说你觉得马路也比你漂亮，比你尊贵的多，那时候你怎样想呢？

“那你以前怎么过的？”你可能问。“你以前难道好些？你不一直就这么穷？”

你理应问，佩芳，你问的有理。实不瞒你，学生们受气大半是冤枉的，我的脾气变坏还有个重大原因。我本是个好教员，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你怎么想得到！那全因为你们，全因为你们在上海，你父亲母亲连你弟弟都把我当作亲人，每礼拜中我有个礼拜六和礼拜天。我从礼拜一便逐日计算，单等礼拜六晚上；其实永没有到过晚上，顶多六点，我已经飞奔到你们家里，谁也拦不住我，而你们也早已在等着我了。你弟弟蹦蹦跳跳，上来拽住我的袖子，我是他的大哥。你母亲——上天保佑她活一百岁，喜的不知怎么办才好，只见她在屋子里转来转去，想起东又忘记西，直唠叨嚷嚷。请别生气，她心里岂不早就承认我是她的女婿了吗？假使我有一天不

来，她会整晚不高兴，有时竟可笑的要以为我病了，给车子撞伤了。你在家比较稳重，怕母亲笑话，你只轻轻点头。然而这种故意装出的冷淡，在我远比千言万语更亲切。你父亲生来喜欢喝几杯，酒后总发牢骚，然而我们也难怪他。他过去为社会服过劳，为人类尽过力，心无二用，勤恳的当了三十年教员，目的无非希望国家社会进步，而在垂暮之年，许多学生都已自认为国家柱石，起居经常登在报上，他自己却受近乎亡国之苦……想到这里，我们不但对他的愤懑衷心原谅，只觉得他的责备应该，他有权力，他的赤诚无私格外可亲。

我就这样在你们家里留到深夜。在你父亲的侃侃议论中，你母亲的只怕冻着饿着的唠叨中，你弟弟的玩笑中，你眼睛关心的静抚下，我精神又醒过来；过去六天的疲劳统统消失了。然后第二天，我门上悄悄的剥剥两声，刚转回头，一个小脸已经喜莹莹探进来了。这是你，佩芳。我不知道你是否在镜中观察过自己，你的因为还不曾十分成熟，稍微有点灰黄的脸蛋，淡淡的蛾眉，沉静的凤眼，调皮的翘起的鼻子，轮廓分明的嘴唇，丰满的下颌，综合来看，远不算漂亮——我是说它不能令人一见惊倒，但却有另一种美，要经过相当时间相当细心才能发见的，温柔，善良，诚恳，涵蓄，不可动摇的自尊。一种温暖随着你走进来，你不单照亮了我的屋子，并将照亮我的一生。

这一天属于我们两人。我们于是上公园，或上郊外，躺在香味刺鼻的软草上，轮流读狄更斯，云就涌来涌去，在翠蓝的天上滑。其实我们又哪里会管狄更斯扯些什么谰言！我们不过利用他占住时间，使大家不过分亲近。

我没有方法说明那时的幸福；然而现在，你想想我的现在吧！假使知道我的实在情形十分之一，你也会了解我了。我每天连教几个钟头，丝毫得不到安慰。我的鞋是打过补钉的；我的衣服没有钱

洗；我在饭馆里，一个徒弟都吃两个以至三个菜，我只能吃一个菜的客饭；我的房子像被掘开的古墓，满目凄凉，地板上桌子上全是灰尘。这种种都消磨我的志气，再加上孤独，更是越来越使我自卑，无论在饭馆在路上，我觉得我是个罪人，不敢正眼看人。平常人家也不注意我，就像我是灰色的，无声无臭，和谁也没有关系的物件。我恨人家穿的漂亮，讨厌成对的人在我前面走，怕看人家潇洒自在，没事时候我只该躲在屋子里瞎想。我近来的确消沉，对于功课毫无兴趣。一个问题老在我脑子里盘旋，像一只蜘蛛，结下无形的大网，把我整个的心都网起来。假使再继续下去，我相信我会发疯。

钱！佩芳。钱固然苦坏了我，同时可也苦坏了你们，你恨它还得爱它。在你们走后我曾反复想过，如果不打仗，我手里能多积攒点钱，按照预定计划，我们现在应该结过婚了。这就是我上封信里说，要做生意的原因。我本来可以不告诉你，只因为太爱你，我才跟你商量。我没想到竟会遭你反对，你说我们大家都还年轻，等到战争结束不迟；你说做生意没有把握，太不清高；你又说真的幸福并非建立在金钱上面。……可是我的小空想家，请容我问一声：假使战争打一百年，我们难道也得等它一百年吗？

我承认我需要结婚，也许比人家能想到的还要迫切。先让我们抛开我目前所受的痛苦，连别的重大理由也暂时不提，你只要知道我过去的生活——虽然我以前曾约略对你讲过，但你如果知道的更详细点，你更会明白我怎么这样需要家庭。

我母亲是世间至可怜的人。（现在且让我从头讲起，看完后我相信你会更了解我。）她娘家是个小县城的败落主子，正所谓高门不来，低门不就，直到三十岁，父母双亡，兄弟们分了家，不得已才嫁给一位姓胡的老官僚作填房。这官僚就是我父亲。她过门时前房的儿子比她还大，就是说我父亲已经五十多岁，跟前好几个孙子了。

我父亲本来在京里作官，不算大，也不算小，就是不必每天画到，自然也就没有实权的那种脚色。收入相当好，生活很优裕。但是他的后台，一位靠吹牛起家的现代说客，因有政局变化忽然倒了。他奔走将近两年，后来看出别谋门路的没有希望，只得带着家眷回老家来。这事恰巧发生在他的前妻去世时候。他有两个早已娶亲的儿子，一个守寡住娘家的女儿。因此你可以想像，我母亲的地位非但不像婆婆，简直比作媳妇还糟。作媳妇还能讨公婆欢喜，她可是眼中钉。

我不清楚我懂事以前的情形。当我敢自己朝外跑，哥哥，姐姐，侄子，邻居，连佣人都欺负我，我的耳朵忽然被揪住了，再不然便是背后飞来一脚。

“现在让你神气，王八羔子；等老头子一死，把你们娘儿俩统撵出去！”

我不忍重述那些更难听的骂人话，也想不出我当时真会神气。但看见我每次哭回家，母亲便不再让我出门。

“又出去惹祸？滚回来！安静坐在板凳上。”有时候我实在别不住，母亲就把眼一瞪。

我们于是终日关在屋里，房门上经年挂着帘子，仿佛我们犯了罪，怕给别人看见。母亲的眼睛老是红的，脸老发青，我从不曾见她笑过。我们连讲话也不敢大声。可是你别以为我们从此无事了，就为不敢大声说话，有一回姐姐竟跳到门口。

“你只管咒，只管咒罢，狐狸精！这家人越咒越旺，你咒不死；要咒你先咒死老头子！”她指着大骂，所谓老头子就是我们父亲。

其实谁又提到过他们半个字？母亲吓的只敢躲到墙角哭，也许怕父亲吵起来，将来的日子更难过，她无论多少委曲，从来也不敢对父亲讲。

父亲是个自命不凡的大人物，从他走路以及待人接物上可以